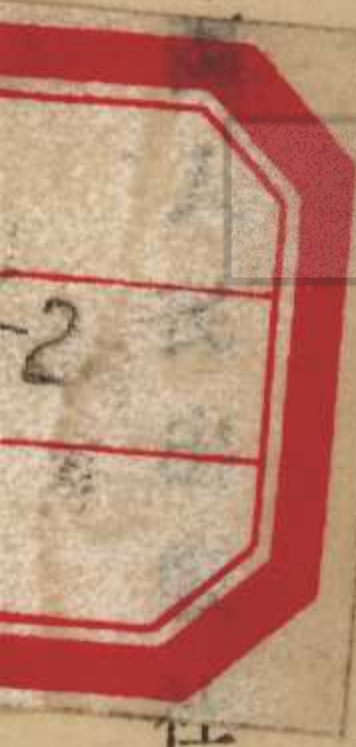


陈  
柏  
中

# 鉴赏与探讨

新



120742  
14

# 鉴赏与探讨

陈 柏 中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琳

封面设计：胡耀先

## 鉴赏与探讨

陈柏中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乌苏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5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228-00856-1/I·296 定价：2.75元

# 反串者的谵语

## ——写在《鉴赏与探讨》之前

我大吃一惊，我不相信玩笑开到这般地步。他说是真的。他的神色虽是在夜晚仍教我确认并没有可借长街昏灯安全掩饰的一丝虚伪。他说让我为他的评论集写序。

他是老陈。陈柏中。我突然忆起十年之前差不多就是这个月份，《新疆文艺》有过一篇《我区诗歌新作漫评》，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第一次成为被推举的评论对象，那评论家就叫陈柏中（还有一个与之连手的郑兴富）。这世界奇了，天空倾了，本末倒了。作家说论家，后学说先足，小生唱黑头。我竟要反串一个角色。

“收得很苦，回头看那些过往的东西，许多都觉得没有价值，没有收，包括最早评你的。”老陈说。

他总是这样。总是这么严格到苛求，谦恭到怯懦，以致有点戡戡兢兢。这印象已经远非一日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书生。他永远属于干干净净的那一类，不尚喧哗，幕后喘息的那一类。他培植你，搀扶过你，甚至

可说有恩于你，但是绝无以老子自居的坏德性。事实上论家和作家的关系，一般说来是你用我的肉做文章，成就你；我以你的血作营养，丰富我——假如那血并不能吸收，则是以血清作抗体。谈不到谁有恩于谁，或者谁对谁都有恩。然而这点并不是所有作家和论家都能自我平衡的。而陈柏中压根儿没在意这些，他所做的只是他觉得他应该做的。即使他曾经送过你一件稀世珍宝，现在他需要到你家暂借一把敝帚，他也会轻轻叩你的门，然后躬身后退一步，等候主人从门镜中窥视——这姿势我刚才就看到过。

老陈生在浙江绍兴，那是历多才子之地。老陈本人也无愧对，早年即考入以文科著称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就发表在山大学报《文史哲》上，也可谓风流倜傥的事。然而时过三十年，方才有第一本“处女集”，也教人有点黯然神伤。因何？为何？不敢细问——大约我这样的人，许多人，都是他生命的分割者：他是个编辑。他的历程是保姆的历程：从新疆创世纪的《天山》到《新疆文艺》、《新疆文学》到现在的《中国西部文学》，从一般编辑到责任编辑到副主编、主编，他都举着精诚的奶瓶。请看这样一组数字（我是从一份档案性材料上抄下来的）：

1958——1966 参与编辑1200万字

加工发稿300万字

1973——1976 参与编辑450万字

责编发稿100万字

1977——1987 参与编辑2000多万字

复审决审2000多万字

这就是说，陈柏中同志心血的河流是始终灌注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的。

这就是说，三十年除去“文革”革去了刊物六年，剩余有效的二十四年中，他平均每天要参加编辑4000余字，加工发稿或复审终审平均每天也要近2800字。注意，朋友，是平均每天！

——仅此一点，你就会明白他何以“文囊羞涩”了。

编辑哟，他人的伺仆！别人的伴嫁！为别人接生，为别人助产，为别人梳妆做婚礼服，为别人备鞍还挂上一串响铃铛！这世界分工本身就有不公平性，但也唯有最公正者能称职地充当裁判席上与奖牌无缘的那一个。据说流沙河在参观广东某甘蔗基地时写过一副警句式对联：“心比糖甜，人比蔗瘦”。他在说诗人。用它赠给那些真正高尚的编辑，恐怕也是不为过的。

——于是又可以这样说，凭老陈的功底、学识和才智，如果他每天把“2000字精力”向内转，早该成为赫赫然的大评论家了。

然而，又是一个然而：翻开这论集，我们并不为老陈赧颜。这几乎是一部新疆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忠实评判与忠诚记录。时间跨度从1962年到1986年；评论对象从克里木·霍加、祖农·哈迪尔……到王玉胡、王蒙、祖尔东·沙比尔、艾克拜尔·米吉提……。诗歌、小说、散文、古典文学多有涉及，还有对于评论的论见，论述，研讨，比较，鉴赏，范围广浩。新疆文学，总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基座的“复合文学”，老陈的目光始终对此倾注了极大的青睐与热忱。几乎很少有重要作家从他面前滑过去，也很少滑过有重要价值的大事件。他似乎永远不多嘴多舌，但该说的地方总有恰如其分的声音。他甚至把触角伸到洪亮吉的松林，借一面古镜照映当代；把笔尖从关外伸到关内直至何士光的乡场，借内地的启示摇撼新疆；甚至参加了外地一个笔会归来，他也不忘带

回信息，盗天火以煮“西部”的灵肉。他时而象元帅，时而象哨兵；时而是前锋，时而是后卫；时而象教练，在台后打手语；时而又忘情的观众，为一球破门呐喊助威。——陈柏中，与新疆作家共命运！而他对于评论家和作家的双重主体观，更奠定了他存在的相依相斥的意义：“如果认为理论永远只有跟在创作实践的后面，对已有作品作一种被动的界定和诠释，那无疑是对理论的贬低；如果认为有了某种理论倡导，创作就会按图索骥，如法炮制，那无疑是对创作的贬低。”而这本论集的基本风貌、深度和高度，也就在这基本论见的囊括之中了。

我不敢说老陈的论集就已经达到博大精深，但有博大精深的追求至少有了完成的可能。而他的人格、品格和文格，更为这完成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理论上没有最终极至，一如这天宇并没有极地。重要的是一个求索者生命的过程——

“比起结果来，我们更执着于过程的本身，因为探求、试验、创新、开拓的过程本身就是美丽迷人的，就是十分有价值的。”

——这是我在用老陈的话“指导”老陈？还是老陈在指点我及象我一样的许多人？看来我这反串的角色只能到此，还是得回到我应该回到的位置去了。

杨 牧

1988年6月20日夜

# 目 录

|                     |     |    |
|---------------------|-----|----|
| 反串者的谰语              | 杨 牧 | 1  |
| ——写在《鉴赏与探讨》之前       |     |    |
| 克里木·霍加诗歌艺术探微        |     | 1  |
| 祖农·哈迪尔和他的小说《锻炼》     |     | 14 |
| 创造性追求的一个侧影          |     | 23 |
| ——评王蒙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短篇小说  |     |    |
| 绵绵深情化醇醪             |     | 37 |
| ——读王蒙《虚掩的土屋小院》      |     |    |
| 历史不会忘记开拓者的劳绩        |     | 46 |
| 别具风采的生活画面           |     | 51 |
| ——谈维吾尔族作家祖尔东·沙比尔的小说 |     |    |
| 时代特征和民族色彩的交融        |     | 59 |
| ——读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短篇小说    |     |    |
| 探索者的新足迹             |     | 70 |
| ——读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近作      |     |    |
| 游记散文的美学追求           |     | 77 |
| ——读马建勋的几篇获奖散文       |     |    |

写在长篇历史小说《国魂》前面 86

“大中取小 小中见大” 91

——《乡场上》浅析

同咏雪莲 各抒襟怀 96

——岑参、艾青“雪莲诗”比较赏析

读两篇好散文 104

谈维吾尔古典长诗《热碧亚—赛丁》 110

洪亮吉和他的《松树塘万松歌》 119

新疆多民族文学繁荣的新时期 124

改革题材文学创作浅谈 129

关于“改革文学”创作问题的探讨 134

“中国西部文学”随想 145

对西部文学和西部精神的几点理解 149

当前创作问题漫谈 157

中国西部的绿色交响诗 165

群体追求与个性创造 169

从“惊恐症”谈起 176

眼光、效果及其他 181

奇文妙境比中来 188

说一说报告文学的丰收年 196

后记 203

## 克里木·霍加诗歌艺术探微

克里木·霍加是维吾尔族成绩卓著的文学翻译家，  
又是植根于本民族生活土壤的独具特色的著名诗人。

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和翻译，真好比鸟的双翅，车的双轮，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文学翻译，特别是把汉族文学优秀作品译介绍给维族读者的工作，使他眼界开阔，涉猎广泛，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而诗歌创作的实践和甘苦，又使他把文学翻译当作另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译笔力求朴素、洗炼，传达出原作的神韵。对他来说，不论是创作，还是翻译，目标却是共同的：为了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更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繁荣、富强！

在他的近作《种子·土壤·春天》里这样写道：

.....

土壤为我张开了广阔胸怀，  
春天为我送来了温暖光明。

假若没有春风做我的产婆，  
我也许会窒息在冰雪之中。  
我永远从属于土壤和春天，  
唱不完对她们的无限深情！

诗人把自己比作一粒种子，而把祖国比作“土壤”，把新的时代比作“春天”。种子的生命是属于“土壤和春天”的；诗人唱不完的歌声也是献给“土壤和春天”的。这首诗正是诗人对自己的神圣使命和创作主题的艺术概括。的确，纵观诗人的全部诗作，就会发现在内容上贯穿着一条鲜明的思想感情的主线，那就是从一个维吾尔族诗人的独特经历和亲身体验出发，用他那发自心底的深挚感情，美好动人的民族语言，颂赞党和祖国，颂赞各族人民共同迎来的社会主义春天。尽管随着时代的前进，他的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新的突破，新的发展，但是，那种爱国主义的强烈激情，那种民族友谊的骨肉深情，却始终渗透在他的诗篇之中。

克里木·霍加的诗在主题思想上有它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但表现这一总的主题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却是相当灵活多样的，具有几副笔墨，多种格调：既长于抒情，又善于叙事，不少诗则是把抒情和叙事熔于一炉；既有壮怀激烈、洋洋洒洒的长歌，也有言简意深，玲珑精致的短章；既有清新、明丽的景物诗，也有凝炼、隽永的哲理诗，诙谐、锋利的讽刺诗；既能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又能激发人们的爽朗笑声。而这一切又都深深地打上了一个维吾尔族诗人的民族印记和个性丰采。这是和他善于多方面的学习借鉴，并能做到博采众长，融会创造分不开的。

## 二

在诗人的全部诗作中，言简意赅、四句一首的维吾尔族格律诗“柔巴依”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柔巴依”是维吾尔传统诗歌的一种形式，很类似汉族近体诗中的绝句。这种诗体在内容上要求具有哲理性、寓言性、形象性，并富有逻辑推理的色彩，形式上要求格律严谨，句式整齐，适于吟咏。诗人较熟练地、灵活地掌握了这种诗体，或直抒胸臆，或托物寄情，或比兴言志，尽情地抒发了他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眷眷深情。

有人问：夜莺啊，夜深了你为何不睡？

你的歌声为何那样地令人陶醉？

夜莺道：因为我已经飞出了囚笼，

谁叫这瑰丽的花园打开了我的心扉！

以夜莺比歌手，以花园喻祖国，诗人通过维吾尔族人民熟知的形象，寄寓着对祖国的眷恋，而又通过巧妙的一问一答，把维吾尔族人民挣脱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囚笼的无比欢悦，平等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自豪感情，表现得多么委婉而又深沉！

衰老或死亡，决不会把我吓倒，

即使变成土，我仍在祖国的怀抱；

终有一天，人们将用它炼出砖瓦，

我还能祖国的建设效劳。

读着这首诗，不禁使我们联想起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名句：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诗人进一步把这种对祖国生死不渝的满腔挚爱，化作为祖国建设而献身的热切渴望。这发自肺腑的剖白，读来是撼人心魄的。

绿色的春天啊，是我祖国永恒的年龄；  
红色的夏天啊，是她无穷无尽的爱情；  
金色的秋天啊，是她不倦的劳动的结晶；  
银色的冬天啊，是她射向敌人的严峻的箭群！

用四季时序的变化为喻，从不同角度描绘了祖国蓬勃而热烈、宽厚而严峻的博大、伟岸的形象；而诗人对祖国的深深的爱恋，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包举万物，充塞天地。这是一首诗味醇厚、想象瑰奇、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好诗。诗人把如此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浓缩在极简约的篇幅中，收到了咫尺万里，以短胜长的艺术效果。再看：

浓露为你的彩裙渲染了金色的花边，  
寒霜在你的额前留下了殷红的痣点，  
祖国啊，你是一个质朴坚强的农村妇女，  
此刻满襟兜着丰收的硕果从田野归还。

诗人是农民的儿子，更是祖国的儿子。诗人就是怀着儿子对母亲的无比温热、亲切的感情，把祖国比作农村妇女；在诗人的心目中，祖国秋日美丽丰饶的田野，和勤劳、质朴、坚强的维吾尔族母亲的形象融为一体，灌注进无限情思。王国维有言：“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

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首诗就好在景真，情真，而且做到了寓丰富于单纯，寄深意于一瞬，短短四句，创造出一个广阔深远的境界，读之令人遐想，耐人寻味。

诗人曾说：“我写诗总是先有感情的触发，意境的孕育，然后再去寻找最适合的表现形式。我一直坚持这样做。”诗人的抒情短章所以能写得言简意深，不隔不露，和他这种艺术上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他学习汉族古典诗歌熔铸锤炼、讲究意境的功夫，总是力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在具体的形象之中，努力达到主观情意和客观景物的相互交融，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和谐一致。这使他不少写得好的短诗，具有独特的意境美和形式美。例如：

一丛沙枣，在塔里木河岸安下了家，  
铁打的杆，银造的叶，金铸的花，  
惊雷、冰雹、风沙、盐碱全不怕，  
一心给大地披上瑰丽的霓虹彩霞。

诗人观察精微，体贴物情，对沙枣的描写是形神兼备的。而读者透过这色香独具、坚韧不拔的沙枣树，就会自然地联想到扎根边疆、艰苦创业的建设者的形象，并引起对创业者的深深的敬意。这首诗寄情于物，物我交融，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克里木·霍加用“柔巴依”格律写成的抒情短章，具有凝炼、隽永、含蓄的特点，优美而不浮华，素雅而不平淡，内容凝重，形式和谐，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不失为我国多民族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别致的小花。在当前某些新诗写得“直、露、长、粗”的情况下，诗人在抒情

短诗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更显得格外可贵。

### 三

写于1979年初春的抒情长诗《春的赞歌》（见1979年3月号《人民文学》），可以说是诗人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首激情洋溢的颂诗，也是诗人全部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力作。这首诗视野开阔，感情激荡，想象丰富，色彩瑰丽，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艺术造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当代维吾尔族新诗创作中也理应占有重要地位。

全诗以“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呵，步步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开篇，统领全诗，起语不凡。接着，诗人用象征手法，通过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色描绘，尽情咏赞那“伸开青烟碧雾般垂天之翼”重返祖国的美好春天，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又一幅生机勃勃的色彩鲜丽的画面，一种喜悦的解放感跃然纸上，使我们的不能不和诗人一起欢跳，一起歌唱！

但是，诗人笔锋一转，又把我们从欢乐中引向回忆和思考：

谁若是没有见识过“地狱”的黑牢，

不曾遭受过炼狱烈焰的煎熬，

他就难以懂得天堂仙境的美好，

更领略不到玉液琼浆的奇妙。

.....

带头羊最熟谙峰峰垭垭的盘肠小径，

首饰匠一眼就能分辨出铜和金。

没有经受过冰峰雪刃的伤害，  
对春日花朝的温馨就体会不深。

诗人从生活中撷取一连串的比喻之花，形象地道出了一个哲理：只有备尝艰辛，才能格外珍视获得的幸福；只有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才能更深切地认识真理。于是，诗人回忆起严酷的1976年，在那些悲恸泪水浸透祖国大地，而几个妖魔却张牙舞爪、乘机作乱的日子里，诗人与人民一起思考着祖国的荣辱和命运、兴衰和浮沉，忧心如焚，悲愤难遏，用火山爆发般的炽烈感情，昂首问苍天，发出了七十年代震撼人心的“天问”：

井冈山的潺潺流水是否从此枯竭？

此呼彼应的号角是否会顿时停歇？

红军战士草地篝火旁的热烈憧憬，

是否会象夭折的花蕾，成为泡影？

.....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建的；人民作出了严正的抉择。一场扭转祖国前途命运的伟大斗争——“四·五”群众运动，经过充分酝酿而终于爆发了：“巨碑参天犹如中华民族钢铸的脊梁；花环似海预示着春已临近的讯息。面对着血腥的棍棒和狞笑，人民再一次把骄傲的头颅高高昂起。”诗人用凝炼的语言，概括地回叙了这场光明与黑暗、春光与严冬的激烈搏斗。然后，又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创造了返老还童奇迹”的1979年春天。但是，诗人已不再单纯地陶醉在春天的欢乐里，而是深深思索着惨痛的历史教

训，他大声疾呼：“让民主和科学取代中世纪的专横和蒙昧；让真理的光辉廓清巫祝荒诞的梦呓”；他精辟地指出：“只有从血液中滤掉奴性的水份”，“让一切都在实践的电子显微镜下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才能解放思想，去夺取新长征的胜利！这决不是空洞的口号，泛泛的议论，而是诗人的切身体验和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相一致的结果，诗人富有哲理性的思考，是饱和着感情的血肉的，因而跃动着感人的魅力。

最后一节，诗人又恢复了那种热烈咏赞的调子。他形象地把“春天”比作“活泼聪颖、温柔美丽的少女”，深深地、深深地爱上了今日的中国——“这个锐意上进，英姿勃勃的青年”，而“严冬再也休想把这忠贞的爱情拆散”。诗人通篇就是用这种象征手法，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倾注于春光的爱奔泻为我的诗篇；投掷于严冬的恨淬砺着我的宝剑。”这琤琤作响的结句，起到了前呼后应，点明主旨的作用。

这首长诗在艺术上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它的强烈的抒情性。正如作者在诗中自我剖白的：“我以睫毛写下自己的诗句，喜悦的泪水真比墨汁还浓。”全诗浓重的抒情气氛，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倾注了炽热而深切的真情实感，并抓住“春天”这一象征性的形象作为抒情的重点，使感情有了具体的依托；另一方面，作者在艺术结构上采取了回环反复的手法，笔酣墨饱、淋漓尽致地加以渲染，时而热烈赞颂，时而愤怒诘问，时而深沉思考，时而翘首展望，在反复咏唱中使感情层层推进，形成一个又一个思想感情的浪潮，冲击着读者的心灵。在艺术形式上作者采用“麦斯乃维”这种维吾尔诗体，句式较长，错落有致，每两句押